

## 由訓讀說到「熨斗」的粵讀

張雙慶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### 一

方言詞有很多是口語詞，常常給人一種有音無字的感覺。當需要把這種口語詞用文字表達出來時，便會遇到如何處理的問題。方言詞是否有足夠及適當的書面形式，各個方言區的情況不同。方言文學發達的，像粵方言，口語詞有較固定書面形式的比例便很高，大多數的詞語都可以用文字書寫出來，會說粵語的人都能明白。但像閩方言，很多口語詞仍不能知道與它相應的漢字，也沒有人統一為這些口語詞規定同音代表字或自造方言字。想純用閩語寫一篇文章而別人可以完全看得懂，絕不容易。閩語的方言文學相對來說便沒有粵方言、吳方言的發達。至於方言詞書面形式的處理，大概有下面幾種方式，下面以粵語為例作簡單的介紹。

(一)採用本字。 很多方言詞其實是古語詞的遺留。人們常說粵語古雅，指的是它保留了很多古漢語的字音詞匯，像廣州話中常用的「頸」、「企」、「飲」、「食」等，用的都是古義，廣州話中都可以單獨應用。但在現代漢語中，它們都有後起的新詞代替，這些詞，只能作為詞素保留在某些雙音或多音詞中。以「頸」為例，《說文》說是「頭莖也」(九篇上頁部)，意義正和廣州話同。但普通話稱「頸」為「脖子」，「頸」只用在「頸項」這類書面性較強的詞匯，或「長頸鹿」這種多音詞中，極少能單獨使用。總之，方言詞的口語詞只要其本字不是太生僻的，都可以用在書面上。

(二)採用同音字。 這個方法，其實就是應用六書中的「假借」。對於方言詞中有音無字，或未能求得本字，或本字太生僻的，最方便的辦法就是寫同音字。例如表示死亡、完蛋而帶有貶義或詼諧意味的粵語詞是[gua<sup>1</sup>]，在未有確實證據可以求取這個詞的本字時，便以同音的常用字「瓜」去表示，所以香港報刊上常有「瓜柴」、「瓜直」、「瓜得」這些詞。「瓜」字照說完全沒有「死亡」義，這裏用的正是同音假借的辦法。用這種方法記方言詞，還有兩點趣事值得一記。一是某些詞語中的個別字其實是有本字的，但可能那個字太深太僻，或因修辭的需要用了同音的雙關語，長期使用之下，借字流行，反而棄用本字甚至不知本字了。如俗語的「打爛沙盆問到篤」的「問」字，其實本字是「壘」，《方言》六說：「器破而未離謂之壘。」原句的意思是說打破的沙鍋裂痕一

直到了底部。因為「𦵏」和「問」同音(都是去聲問韻微母)，造成語帶相關，句意由「裂痕到底」暗喻「追問到底」。可能因為「𦵏」字罕用，這句俗語已沒有用本字的「𦵏」，借字「問」成為正式的用字。二是在香港，因為英語流行，還有人採用英文字母或英文拼音去記粵語詞，如以「d」表示廣州話的「di」(寫作「啲」，意為「些」、「一點兒」)，如「呢d嘢好難搞」(意為「這些事很難辦」)。又如不知道「dum<sup>2</sup>」(意為「打」、「扔」，一般寫作「捫」)的寫法，於是把「捫心捫肺」(意為「捶胸」，表示懊悔、不忿)寫作「dam心dam肺」，漢字字母拼音夾雜，是方言外語大混雜的畸形例子。

(三)自造方言字。遇到不容易有適合的同音字可以代替的方言詞，或者為了避免濫用假借而形成用字的混亂，還可以自造方言字。造方言字的方法也可以用文字學的六書去分析。最簡單的方法當然是形聲，常見的方言字多以「口」作為形符，同音或音近字作聲符組成的形聲字，如「啲」(「些」、「一點兒」)、「嚙」(「塊」)、「啱」(「對」、「合適」)、「𦵏」(「領帶」)等。此外如「搵」(「捏」、「掰」)、「搵」(「找」)等都是形聲字，數量最多。指事和會意用得較少，前者如「冇」(「無」)，由「有」字減去二畫而成，屬減體指事。後者如「𦵏」(「瘦弱」)，由「不」「大」會意。

(四)訓讀。這個詞可以說是個外來語，來自日語。在六朝至隋唐時，漢字曾大量傳入日本，日語處理這些漢字的發音分為音讀和訓讀兩種。模仿漢字本來讀音的叫「音讀」，如「人」讀為「dzin」；取漢字的字義而按日語固有的讀法發音的叫「訓讀」，如「人」讀為「hito」。漢語方言學中借用這個名詞，把寫的是共同語的詞匯，讀的則是方言詞的發音這種現象也稱之為「訓讀」。還是以「人」字為例，閩南方言把它讀作「lang<sup>24</sup>」(泉州音)，實際是訓讀，因為「人」屬真韻，韻尾是「-n」，今讀作「lang<sup>24</sup>」韻尾是「-ng」，不合語音演變的規律。根據黃典誠教授的考證，閩南語中「lang<sup>24</sup>」音的本字是「農」，這樣音韻就可以配合了。換句話說，閩南人看到「人」這個字，知道了它的意義，但發的「lang<sup>24</sup>」音是同義的閩南方言的獨特詞匯「農」，這種現象，就是「訓讀」。「人」字在閩南話又可讀作「lin<sup>24</sup>」(泉州音)，這個音可以和「人」的古音(日母真韻，收-n韻尾)相對應，應該是「人」字在閩南話中的正確讀音，現在一般人都把它視作讀書音，而將「lang<sup>24</sup>」作為白話音，其實二者的關係並非如此。

再以粵語為例，如果有人看到「吃」這個字，卻讀作「sik<sup>9</sup>」(「食」音)，便是「訓讀」。讀作「hek<sup>8</sup>」，或俗音的「jak<sup>8</sup>」，才是與「吃」(「喫」)相對應的粵音。粵方言用訓讀的情形較少。因為如前面所說，粵語區的方言文學較發達，很多口語詞有約定俗成的寫法，為大多數人所接受，出現寫的字和口說的詞不同的情形較少。下面另一個例子或者可以視作真正的訓讀。「歪」字出《字彙》，是《說文》「𦵏」(十篇下立部)的俗字。今普通話音wāi，粵語音[wai<sup>1</sup>]正和古音烏乖切(段注火龜切)對應。但廣州話「不正」的意思另有方言詞「me<sup>2</sup>」，此詞沒有相應的同音字，也沒有造方言字，書面上仍寫作

「歪」，例如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就是這樣處理的。<sup>1</sup>該詞典把[wai<sup>1</sup>]音作為讀音，[me<sup>2</sup>]音作為語音，其實[wai<sup>1</sup>]和[me<sup>2</sup>]並無任何關係，字寫作「歪」而讀作[me<sup>2</sup>]的方式應該就是訓讀。總之，訓讀的方法就是方言詞借用其他語言的書面形式，以漢語來說，被方言借用的語言當然就是作為共同語的普通話了。

## 二

「歪」字訓讀音[me<sup>2</sup>]只收入方言詞典，下面討論的「熨」字的訓讀音更收入正式的字典中，是粵語讀音一個有趣的現象，簡介如下。

《說文》收「尉」字(十篇上火部)，從楷書的形體看，因為字形譌變，「火」的偏旁已變成左下角的「小」，懂得「尉」字的小篆寫法的人，才明白這個字為甚麼歸入火部。按「尉」字小篆作「𠄎」，下面從火。《說文》云：「從上按下也，從尸(古文「仁」)，又(即「手」，今譌作「寸」)持火，所以申繪也。」<sup>2</sup>段注據《說文》解釋這個字的本義是用熱力(「手持火」)去壓平繪(即「帛」)(「所以申繪也」)。所以結論是「字之本義如此，引申之為凡自上按下之稱」。<sup>3</sup>段氏所說的引申，是指「尉」字秦漢間多用作官名，所以在解釋《說文》「從上按下」這句釋義時說：「按者，抑也。」<sup>4</sup>又引《漢書·百官公卿表》應劭注「太尉」條「自上安下曰尉，武官悉以為稱」<sup>5</sup>及《史記·張釋之馮唐列傳》「廷尉，天下之平也」<sup>6</sup>等資料，說明「尉」字因為有自上平下之意，所以可以作為官名的原因。從上面的材料看。「尉」字的本義正是今日的「熨斗」，作為官名則是引申，所以段玉裁在分析「尉」字後，沒有忘記引用《通俗文》的說法：「火斗曰尉。」<sup>7</sup>

「尉」字由「火斗燙平布帛」的本義引申成為官名，意義起了變化，加上從「火」的偏旁已譌變為「小」，結構也與原來的形體不同，於是有人以漢字常見的孳乳方式，另增形符以表示本義，在「尉」字下面再加「火」成為「熨」字，用來表示以熱力壓平衣物這個意義。<sup>8</sup>上引段注說漢人服虔《通俗文》已有「火斗曰尉」的說法，而且還可以找到漢朝的實物為證。羅振玉的《貞松堂集古遺文》十五著錄了漢永元六年造宜衣熨斗，<sup>9</sup>可見熱力燙衣這種器具不論稱「尉」也好，「火斗」也好，「熨斗」也好，起源都很早。晉宋

1 饒秉才等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81年，頁146。

2 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經韻樓藏版，1981年，頁483。

3 同上注。

4 同上注。

5 《漢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年，頁725。

6 《史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3年，頁2755。

7 同注2。

8 《史記·扁鵲倉公列傳》已用「熨」字，原句是「鑿石橋引，案抗毒熨」。《索隱》釋「毒熨」云：「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。」參見《史記》頁2788、2789。此處「熨」指用藥熱敷，與「熨斗」義略有不同。

9 《貞松堂集古遺文》十五，頁9。

之後，「熨斗」一詞更加流行，如《世說新語》等書都可以見到，而且很穩定地沿用到今天。唯一的變化，大概是以電力代替炭火，所以現在有「電熨斗」這個新詞。方言方面，大多還是叫「燙斗」，不過粵語區書面上寫作「熨斗」，音則為[tɔŋ<sup>3</sup> dɛu<sup>2</sup>]。「熨」的粵讀，聲母與韻母都和「尉」不同，需要進一步分析。

「熨」字《廣韻》有兩讀，一是去聲未韻影母於胃切，與「尉」、「尉」同一小韻，並注明是「尉」字的俗字。一是入聲物韻影母紆物切，《廣韻》注明是「火展帛也」。古音去入調關係密切，這兩讀基本上差別不大，今普通話的讀音，《新華字典》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音yù，同「鬱」，出自入聲。據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此音用於「熨帖」一義。<sup>10</sup>新編《辭源》另有wèi音，與「畏」同音，應出去聲的讀法，但沒有說明此讀與yù音有甚麼不同。更奇怪的是，新《辭源》又注明作「熨斗」或「熨衣物」時「今讀yùn」，<sup>11</sup>《新華字典》和《現代漢語詞典》都收這個音義，三本字書都沒有解釋來源。「熨」音yùn除保留去聲及聲母仍是影母的讀法外，韻尾由開尾的陰聲韻變成收鼻音-n的陽聲韻最為特別，可能是對轉的關係，在沒有其他資料之前，只能付闕。

「熨斗」的閩南話是[wut<sup>55</sup> tau<sup>24</sup>]（泉州音），「熨」音[wut<sup>55</sup>]保留了此字入聲的讀法和意義。廣州話音[tɔŋ<sup>3</sup> dɛu<sup>2</sup>]，「熨」音[tɔŋ<sup>3</sup>]比普通話音yùn與古音的距離更大。初步看來，這兩種話中「熨」音讀的變異性質不同，普通話是一種音變，但廣州話則是訓讀。粵語[tɔŋ<sup>3</sup>]音並不是讀「熨」這個字，照推測，廣州話的[tɔŋ<sup>3</sup> dɛu<sup>2</sup>]應寫作「燙斗」，「燙」正音[tɔŋ<sup>3</sup>]，「燙斗」的構詞是偏正結構。粵語指滾熱的狀況為「燙」，「燙」字正好用來形容斗狀的物件帶高溫，可以用來燙平衣物。在字書中，「燙」字已有「利用溫度高的物體使另一物體溫度升高或發生其他變化」的意義，<sup>12</sup>如「燙衣裳」，指的是用熱熨斗使衣服平整。總之，廣州話表示「熨斗」這個詞，採用與其他方言不同的詞素，[tɔŋ<sup>3</sup> dɛu<sup>2</sup>]的修飾成分是「燙」不是「熨」，所以說粵語的人看到「熨斗」而讀成[tɔŋ<sup>3</sup> dɛu<sup>2</sup>]正是上面所說的訓讀法，「熨」字原不具有[tɔŋ<sup>3</sup>]音的。

明白了「熨斗」、「燙斗」的來龍去脈後，再看看廣州話字典如何處理這些字詞。《廣州話方言詞典》不收「燙斗」這個詞，可能認為粵語說的「燙斗」即是「熨斗」，與普通話並無不同，不作方言詞處理。《粵音韻彙》「熨」字有兩音，一音入聲[wet<sup>7</sup>]，與作姓氏用的「尉」同音；一音[wən<sup>6</sup>]，注明是「熨斗」，則與普通話的yùn音對應，是否由普通話類推而來，尚待進一步研究。最特別的是《中華新字典》，「熨斗」一義除收[wən<sup>6</sup>]音外、又收[tɔŋ<sup>3</sup>]音，<sup>13</sup>後者並且排列在前，隱然有此音較為一般人接受之意。字音的變化千姿百態，因訓讀的關係而使某字增加新讀音，「熨」的粵讀可提供一例。

10 《現代漢語詞典》，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90年，頁1418。

11 《辭源》合訂本，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88年，頁1056。

12 同注10，頁1120。

13 《中華新字典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6年，頁325。